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

# 續修曲靖縣志稿

程武彥 主編

民國稿本



重慶大學出版社

重慶市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重慶大學出版社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

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 / 程武彥主編. --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3.1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  
ISBN 978-7-5689-3031-4

I. ①續… II. ①程… III. 曲靖 - 地方志 - 民國  
IV. ①K29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2）第181822號

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

XUXIU QUJING XIANZHI GAO (MINGUO GAOBEN)

主 編：程武彥

策劃編輯：孫英姿 張家鈞 許 璐

責任編輯：張家鈞 版式設計：張 晗

責任校對：黃菊香 責任印製：張 策

\*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出版人：饒幫華

社址：重慶市沙坪壩區大學城西路 21 號

郵編：401331

電話：（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學）

傳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網址：<http://www.cqup.com.cn>

郵箱：[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營銷中心）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重慶新生代彩印技術有限公司印刷

\*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28 字數：135 千

2023 年 1 月第 1 版 202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3031-4 定價：830.00 圓

---

本書如有印刷、裝訂等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版權所有，請勿擅自翻印和用本書

製作各類出版物及配套用書，違者必究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編委會

主編 程武彥

副主編 劉興亮

編委 池林 羅霞 張校

殷玉玲 李娟

## 前言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是一座集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文化、移民文化和城市文化等為特色的歷史藝術綜合性博物館，其前身是肇建於1951年的西南博物院，1955年因西南大區撤銷更名為重慶市博物館。2000年，為承擔三峽文物保護工程的大量珍貴文物搶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經國務院辦公廳批准設立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主要在重慶市博物館的基礎上進行組建，並加掛重慶博物館牌子，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體制。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作為西南地區最負盛名的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博物館、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現有館藏文物11.5萬餘件套（單件超28萬件），涵蓋23個文物門類，藏品種類豐富。僅古籍一項，就經、史、子、集四部齊備，凡明清以來刻本、鈔本、影印本不一而足。據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統計，截至2016年10月31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有古籍圖書4993套、40234冊，史志類文獻的收藏數量尤其眾多，其中僅稿鈔本就有近百種。

為了讓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館藏古籍走出冰冷的文物庫房，使更多研究者和文史愛好者能夠接觸到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我們從中選擇了一批保存狀況較好、文獻價值較大、稀缺程度較高、反映主題較為集中的稿鈔本古籍，嘗試編纂了這套『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因經費和人力所限，擬分多次編纂出版，先期推出的六冊主要包括以下八種文獻：《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文山縣志》（民國稿本）、《重修昭化縣志》（清鈔本）、《蜀藝文志》（稿本）、《國朝全蜀貢舉備考》（鈔本）、《漢代的重慶》（稿本）、《四川崖墓略考》（稿本）、《彭山崖墓建築》（稿本）<sup>〔1〕</sup>。

〔1〕 前五種文獻每一種輯為一冊，後三種文獻因內容相對較少，本次整理時合輯為一冊。——編者註

## 一、《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稿本，此志書記為十卷，今僅見七卷，分裝為十冊。鈐印『晉樹績』『撫辰』『西南博物院藏書』。竹紙線裝，未見界格板框。半葉6行至8行不等，行16字。無牌記。原登記有：『首冊扉頁題「民國十九年編纂，民國三十三年李天柱敬錄」。其後列「續修曲靖縣志稿姓氏」，言「主修：曲靖縣縣長段克昌，宜良人。編纂：李克魁，邑人。孫天樞，邑人。採訪：李天和、晉樹藩、丁正身、許萬壽、陳文明、楊受之。」』今稿本未見。志書凡例言：

（一）曲靖前於明清兩代均為府治，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過去既無府志，民國成立裁府改縣，以後更無府制之存在。巍巍名郡，愈遠無徵，爰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

（一）丁祭樂章，鄉飲賓具，前以詳在會典，略而不載。以後會典日少，鉅典無徵，乃將從祀之先賢、先儒之姓氏、位次及咸豐以來舉行之鄉飲賓具參考列入，一見了然。

（一）越州在昔有志，縣志即略而不載。謹案：越州，舊志康熙六年即已裁撤。自咸豐以來至宣統三年之六十餘年間，行政系統既未獨立，越州部分自應歸納於縣志範圍，以使縣志保持完整。

（一）編志於民國十九年，而截止於清末之宣統三年。此十九年中，不但人文、政治之演變甚劇，即種種建設、破壞之改觀亦甚速，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等，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為保存實際真象，編者按時記實，此時代之關係也。

（一）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璧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綱目逐一增入，其有不能完納者，另作附記於後，以備後來之參考之用。

（一）新增材料皆根據《大清一統志》《雲南通志》，各項舊志，各先達遺稿，及地方各方人士之幫助，一一均有來歷。惟事隔多年，難竭力採訪，掛漏仍所不免，其有湮沒者，亦喻芳余先生所諫，未如之何也。閱者賜教，幸祈諒解。

邑人李占魁謹識

就凡例所述來看，此志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編修，旨在補充前志之缺，記事主要以曲靖縣史事為主，但

因曲靖縣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為當地府治所在，故纂者又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至於記事之時間起止，諸門目各有不同，但大體尤重於咸豐以後及至宣統三年（1911年）間事。部分門目，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藝文等，則因念及『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之現實情況，時間下限延至民國中期，如藝文志中所存《民國丁卯兵災紀略碑》一文即成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亦即志成之前一年。

此志既然名為《續修曲靖縣志稿》，本身是為續前志而來，而此中所謂前志，凡例中言曲靖『過去既無府志』，而『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恐是指稱《（康熙）南寧縣志》《（咸豐）南寧縣志》，抑或包含《（同治）古越州志》等鄉邦舊志。

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曾於己著言續修方志之要時說，『（續）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sup>〔一〕</sup>今觀《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凡例中所謂『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璧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綱目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納者，另作附記於後，以備後來之參考之用』這一修志觀念，可以說正是對章學誠有關續修方志理論的忠實踐行。另外，此志纂修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大清一統志》《（乾隆）雲南通志》，以及各類舊志，並摘錄曲靖先達遺稿，應該說此志材料的採擇是較為廣泛的，同時也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一般而言，舊方志均是『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sup>〔二〕</sup>但此稿本志書未見目錄，更無序文、跋語，故於修志之緣由、成書過程、經費籌集、付梓情況等，均無法詳考。惟詳列參與修志者姓名，共分纂修、評議、事務、協辦四類。其中，主修人列『李蓉、張熙瑞、楊本仁、張師聖、莊明馨、雷德泰、郎嘉佑、包德先、尹繩武、李世瓚、馮詠仁、趙開甲、高登祚、傅夔龍、李天植、劉正乾、魏樹森、張紹渠、曹學孔、王朝柱、王紹清、張燮

〔一〕（清）章學誠著、葉瑛校註：《文史通義校註》，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20頁。

〔二〕（清）章學誠撰：《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頁。

生、張習武、呂金榮、潘桂芬、湯錫齡、唐有能、喻紹清，以上均邑人。』評議者列「孫天策、薛毓祥、唐鑑忠、那嶮、趙文淵、楊樹階、丁德榮、李國選、孫坦、焦維邦、晉樹績、李天柱、曹學林、王鳳鳴、俞樹琪，均邑人。」至於事務則載為「晉樹玉、楊應培，均邑人。』協辦列「楊懋清，昆明人。陳洛書，邑人。』

需要註意的是，此處評議者列有晉樹績之名，而前文提及稿本鈐印中有「晉樹績印」，故此稿本恐為謄錄評議本，而非最終定本。晉樹績，字撫辰，曲靖人，雅好收藏，1928年曾出任南寧縣高等小學校校長。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此志的編纂方法與傳統舊志有所不同，並未單純採用「卷目式」結構，而是將卷、章、節三者結合，以卷統章，以章馭節，這種結構的編排很明顯具有舊方志向新方志過渡的色彩。須知，清代方志纂修，基本秉持「志為史體」<sup>[1]</sup>的觀念，大多採用卷、門、目三級結構。這樣雖顯條分縷析，便於敘事，但亦有明顯弊端，那就是部分志書過分強調沿襲舊有體例結構，在內容取捨及剪裁上產生偏頗。故自民國始，新修志書的體例改革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及至民國中期，「章節體」因「能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又能分門別類敘述多方面的史蹟，兼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長處，而又能彌補其不足」<sup>[2]</sup>，故成為新修志書之主流。相較於「卷目式」結構，「章節體」更能完整地敘述有關事項及其之間的聯繫，並「能分門別類地講清有關問題，方法靈活，層次清楚，有利於把有關成果記述下來。同時，也便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sup>[3]</sup>而從《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一志的結構安排來看，其明顯受到新方志編纂理念的影響，但同時舊體志書色彩亦較為濃厚，故其結構安排中纔出現「卷、章、節」糅合並存的現象。而對於這一點，在此志的內容設置上也有體現，通覽全志，其內容設置大體如下：

## 卷一：第一章 地理

[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6頁。

[2] 王嘉良、張繼定編著：《新編文史地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頁。

[3] 沈松平著：《方志發展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

第一節 沿革

第二節 治亂紀事（附兵事始末）

第三節 疆域

第四節 分野

第五節 災祥

第六節 山脈

第七節 河流（附名勝）

第八節 風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

第九節 古蹟

第十節 古碑蹟

第十一節 冢墓（附漏澤園）

卷二：第二章 建置

第一節 城池

第二節 公署

第三節 學校

第四節 學額

第五節 學田

第六節 書院（義學附）

第七節 津梁

第八節 閘壩〔附圩堤舍（涵）洞〕

卷三： 第九節 關哨

第十節 市集

第十一節 坊表（附園亭）

第三章 祠祀

第一節 壇廟

第二節 寺觀

第四章 賦役

第一節 戶口

第二節 田賦

第三節 經費

第四節 物產

第五章 官師

第一節 勳封

第二節 官制

第三節 職官表

卷四： 第六章 人物

第一節 鄉賢

第二節 忠烈

第三節 宦蹟

第四節 孝義

卷五： 第五節 文學

第六節 隱逸

第七章 人物下

第一節 列女

卷六（未見細目）

卷七： 第二節 流寓

第三節 仙釋（方技附）

（第四節） 選舉

卷八： 第（八）章 藝文

韻文 古近詩 五言古詩

卷九： 第九章 藝文下

第一節 駢散文下（序記）

卷十：（藝文）

從以上所列可以看出，此志主要分為地理、建置、祠祀、賦役、人物、藝文等六門八章，每門之下再有若干節，每節之下則分記諸事。這種結構與傳統舊志編排並無二致，無非名稱不同而已。而實際此志所列諸節中，很多亦遵舊體志書定例。比如，『人物』門內所見列女、流寓、仙釋等；『建置』門內列城池、公署、學校、學額、學田、書院、津梁、閘壩等，均可謂傳統舊志之標配。惟此志因以節統篇，故在內容安排上更為靈活，如『學校』一節後緊附『學額』，並將『學田』單獨成節列出，使讀志者能對曲靖的教育情況一目了然。另外，首章『地理』一門中，對於氣候、災祥、山脈、河流的敘述，盡可能引入了當時自然科學方面的調查結果，較舊志所論更具說服力。

當然，此志畢竟非最終稿本，因此錯誤、缺點在所難免，特別是在結構安排上稍顯雜亂。比如，卷三之第四章『賦役』部分列四節，中有『物產』一節，然所述卻雜入『風俗』條目。又比如，卷八之『藝文』部分收列朝駢散文，但章中又見有大量近體詩文收錄。另外，作為稿本，此志恐怕並非完本。比如，卷一之第一章『地理』部分共分十一節，其中第八節『風俗』本擬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等，但稿本中僅具標題而未見內容。同樣，第九節『古蹟』亦所述甚略。從此志書結構的邏輯安排來看，卷五之後，卷六至卷八本應同為『藝文』之『駢散文上』，且均應屬第八章所載，但此三卷稿本中並未見錄，而是直接接續卷九之第九章的內容。上述缺漏，此志中還有很多，恕不逐一列舉，研究者當可於原文中查證。

## 二、《文山縣志》（民國稿本）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稿本，此志書今存二卷，竹紙線裝。行楷書就，每葉8行，行28字至31字不等。無封面，修撰、凡例、序跋、目錄等信息均無存，全志僅見『西南博物院藏書』印一方。不同於《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此志之修纂粗有記述，惜多顯語焉不詳，故至今不得知悉全志之要。

據叢刊編者查知，現有史料涉及此志之修纂者主要有四處：其一為2002年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該志第六卷『人物傳略』部分記文山縣舉人陳價事時有載，言其曾『倡修《文山縣志》，惜未竟而謝世。』<sup>[1]</sup>其二為雲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施甸縣志》所載。該志記李郁高事云，『二十三年（1934年）初，（李郁高）主持編修《文山縣志》，歷時兩年纂成。』<sup>[1]</sup>其三為《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所載龍開甲事所涉。『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縣長李墉為前任纂修《文山縣志》，志稿雖成而苦於無錢付梓，相商於龍，龍即慷慨捐出國幣1.5萬元以為印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龍徵得

[1] 馬正元主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頁。

[1] 雲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施甸縣志》，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633頁。

縣長同意後，秉烈、露結、紅甸三鄉自馬塘析出，成立第七區，縣政府委龍任區長。同年，《文山縣志》脫稿，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同年，麻栗坡特別區對汛督辦為避免徵兵時邊民流入越南，呈請省府緩徵兵，省府允。』<sup>〔一〕</sup>其四為方國瑜先生所著的《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一書所記，『《文山縣志》，民國初年纂輯，雲南通志館藏抄本。按一九三八年冬，瑜入通志館任編纂時，曾記館藏志目錄有四十餘種，迨館結束，所有圖籍移交圖書館。今取舊時之目校對，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sup>〔二〕</sup>

綜合以上四處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大體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判斷：《文山縣志》（民國稿本）初由文山縣舉人陳價宣導修纂，但事未竟而身死。後由文山縣縣長李郁高主其事，於1936年修成脫稿。因無錢付梓，繼任縣長李墉於1942年乞當地士紳龍開甲捐國幣1.5萬元助印，但錢雖捐而事終未成。此志最終無印本流傳，僅以稿鈔本傳世。1938年冬，也就是志稿修成之第三年，方志學家方國瑜入雲南通志館任編纂時曾目睹此志稿本，但後來再入滇，『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後再據《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纂者所考，此志『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也就是說，該志稿本於雲南所藏今僅六卷，缺二卷。

對於雲南所存卷帙的內容，1999年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在編纂《文山縣志》時，於『晚清民國』部分多有引錄。據該志所引，大體包含地理、官制、宗教、民俗、物產、民族、大事記等。而2016年雲南文山學院組織點校出版的《民國〈續修文山縣志〉點註》一書凡例中提到，『根據《縣志》第一卷總目錄，該書稿是參照道光《開化府志》的體例組織修纂的，計劃全書分為十卷，依次輯錄圖像、建置、山川、賦役、官制、學校、人物、戎政、風俗、藝文十個方面的資料，從我們手上現有的《縣志》稿本看，全書稿共分八卷，但卻沒有第五卷、第六卷的內容，對照原稿總目錄，大致是缺少山川、人物、戎政等方面的內容。另外，有兩個第四卷：第一個第四卷，內容是與學校有關的內容，涉及學校、歷代尊崇孔子考、廟學、禮器、陳設、樂器、樂章、祀事、關岳、忠烈、五子、教育、

〔一〕 馬正元主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二〕 方國瑜著：《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12頁。

典禮、書籍、儀器。第二個第四卷，則是較為龐雜，包括詩歌、墓志，以及需要採訪的問題等，估計還未經過分類、整理。『一』可以說其內容是較為雜亂的。2017年中共文山市委、文山市人民政府主持出版《民國文山縣志點校》一書，將內容厘定為九卷，並重新命名。惟上述各版本在點校過程中均未能引錄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存之二卷（含『建置』門、『山川』門及第某卷<sup>〔二〕</sup>之『人物』門），殊為遺憾。另外，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文山縣志》（民國稿本）『建置』門內有多處提到『今縣長李郁高』，故有理由相信，其或正是《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中所稱缺失部分。

今觀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二卷之內容，其中『建置』門下設置沿革、城池、倉庫、公廨、坊表、院所、亭榭、古蹟、金石、塚墓、造像、匾額、寺觀等目；『山川』門下設置山脈、水系、名勝、橋梁、道里、交通、區鄉等目；另外一卷『人物』門下則有科舉、學校、鄉飲、選舉、名宦、鄉賢、忠烈、孝友、宦蹟、封蔭、文學、武功、耆隱、方技、仙釋、流寓、善良、男壽、女壽、貞烈、節烈、節孝、節壽等目。

就現今寓目之二卷體例來看，《文山縣志》（民國稿本）修纂雖晚於《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但是該志少有創新，體例安排一依清志。僅以『學校』目為例，據新纂《文山縣志》記載，文山縣於『民國六年（1917年）』，遵照新學制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縣城設三所高等和一所初等小學校，並在明倫堂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學校，農村有12所小學校。縣勸學所統管東、西、南、北四學區，設勸學員9人。民國十二年（1923年），全縣共辦29所高、初等小學校。由於地方動亂，時辦時停。民國十五年（1926年）地方稍安，學校復課，學生入學日漸增加。城區學校因升學銜接失調，故將三所高等和兩所初等小學合併分設為四校，其中三所完全小學，一所初等小學。民國十九年（1930年）和民國二十年（1931年），遵照省教育廳訓令，積極興辦義、民兩教，取締私塾。經籌措經費，培訓師資，選擇寺廟、公房作校址。全縣劃為八個學區，合理佈局，擴大國民學校和民辦學校。全縣共

〔一〕 楊永福、冉庚文點註：《民國〈續修文山縣志〉點註》，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二〕 此卷稿本於卷數處留空格，故本文以第某卷代之。——編者註

建小學 164 所，超過省下達的指標，省政府傳令嘉獎，發給獎金 2500 元，並頒給「文石騰輝」匾額。縣長李郁高，又獎給遍行農村興辦學校、飽嘗艱辛的縣督學歐陽宗「義教勤勞」匾。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城內四所小學合併，一、二校為興華小學，三校為啟秀小學（女生），四校為毓材小學（男女合班）。<sup>〔1〕</sup>可以看出，清民易代之後，文山縣學制發生很大變化，從學者日眾，辦學層次亦日漸提高，教育規模即於雲南省內亦可謂名列前茅。但《文山縣志》（民國稿本）於此目中僅列本貫內周崧、劉祖武、朱紹曾等入高等學校者數人，於本縣學校、人才全未涉及，且該目所加按語述學校源流時，多言科舉及舊體官學情況，而對民國以後學校之制略而不言，僅謂「（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科舉停，專辦學校。科舉所得人才，錄至歲貢生止，學校所得人才，錄至大學畢業與大學畢業有同等資格者為止。」實際上，這祇不過是撰者所備註的編選範圍而已。當然，雖存上述缺憾，客觀地說，該志於保存文山一地史料方面，價值還是極大的，同時此稿本本身亦具有重要的文物及文獻價值，值得研究者所珍視。

需要註意的是，據我們的有關研究，民國《文山縣志》的修纂時間跨度實際很長。雲南文山現存稿本的內容從 1928 年始至 1950 年止<sup>〔1〕</sup>，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殘卷最晚也提到「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九年九月」之事。我們考慮到這部分內容較少，且時間較短，不影響方志主體部分撰成於民國時期的事實，因此在影印整理過程中不作另外的區分，志名仍定為《文山縣志》（民國稿本）。

### 三、《重修昭化縣志》（清鈔本）

昭化縣（今四川廣元昭化區）隸屬四川廣元，據史書記載，該縣古無志書，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貢生吳珍奇（字苞符）始纂輯修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志成，前後歷時二十二年。其間，苟翰俊亦襄與厘定。甫成，

〔1〕 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文山縣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47 頁。

〔2〕 冉庚文等點校：《（民國）文山縣志點校》，雲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0 頁。

吳珍奇卒，該志未能梓行，僅有鈔本傳世。此志主要收載山川疆域、沿革、官師人物、風土物產、學校祀典、古蹟祠寺等門類，僅兩萬餘字，較簡略，於唐宋時期及明末之部分史料略具價值。但總體來說，此志錯訛較多，文辭生澀。因此，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縣令李元到任，再度倡修縣志，『命各房吏書檢數十年案牘，分類編次，具得事理之本末。而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日召父老恭詢之，或公餘踏勘，徵於目睹者為多，其舊志與他紀載相近者，略為考核，以成一家之法。別《土地》《人民》《政事》三篇，從陸稼書《靈壽》例也。《藝文》附本事下，從康對山《武功》例也。述土產名狀而常產不備書，從范石湖《虞衡》例也。同時，年近諸寅好及邑人善績不書，從楊升菴《蜀藝文》例也。徵引必標書名，採訪人具載姓氏，從各註疏家例也。瑣屑事書之，從各志外紀例也。載考志乘家，山不載形勢，水不載源流，古蹟不加考訂，用發新例，備書之。』<sup>〔一〕</sup>應當說，李元所修《昭化縣志》是昭化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方志，其開創之功，不可不倍加褒譽。但是該志的缺點也很明顯，『舛錯頗多，文過乎質』（《重修昭化縣志序》張紹齡語）。且該志倡修於乾隆丙午（1786年），至道光年間再議修志時，已曆近六十年，『其間制度屢更，賢哲輩出，亟宜廣為搜羅，補所未備。』正是針對上述問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時任知縣張紹齡再度主持編修志書，『乃取《通志》《府志》與各房舊牘詳加校訂其邑中往事與夫土風物產之彰彰可傳者，更與二三同人相商榷。』如此，則『太初（李元）縣志未確者，更正之；未備者，補輯之』，名之為《重修昭化縣志》（以下簡稱『道光志』）。此志成書後，曾雕版付梓，但流傳不廣。又十餘年，楚南曾寅光為官昭化，其於公餘，偶閱舊志，認為『志經張公修後，已十餘年，鼠嚼蠹吞，殘缺在所不免，而此十餘年中制度之變更，賢哲之挺出，又知幾許耶，不亟為搜羅，是猶金在沙而不披，玉在石而不琢也。』於是曾寅光再組志局，『於殘缺者補之，又採近日人物之彰彰可傳者而增訂之，分類編次，以成全璧。爰命邑貢生王永仁等採訪、參校，共襄厥成，付諸梨棗』（《復修昭化縣志序》曾寅光語）。<sup>〔二〕</sup>這樣『道光志』纔得以增

〔一〕（清）李元：《昭化縣志原序》，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湖北省博物館編著：《湖北文徵》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

〔二〕上引文字均見諸《重修昭化縣志》（清鈔本）所錄舊序。——編者註

修完成並大規模刊刻。今天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這部同治間增修的『道光志』了，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的鈔本《重修昭化縣志》也正是這部志書。

據志中所列目錄，同治增修的《重修昭化縣志》共計四十八卷，目次如下：卷一『天文志』，其下有分野一門；卷二至卷十六『輿地志』，其下有沿革、疆域、形勢、風俗、山川、城池、關隘、堤堰、津梁、公署、街巷、里鄉（場市附）、祠廟（寺觀附）、陵墓、古蹟諸門；卷十七至卷二十二『食貨志』，其下有蠲賑、田賦、倉儲、雜課、戶口、物產等門；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學校志』，其下有學校、典禮、書院（鄉學附）等門；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武備志』，其下有防守、兵制、驛傳、鋪遞等門；卷三十至卷三十四『職官志』，其下分縣令、丞簿、教諭、訓導、典史等門；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八『選舉志』，其下分進士、舉人、貢生、吏監、武科等門；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五『人物志』，其下分忠義、孝友、行誼、隱逸、列女、仙釋、流寓等門；卷四十六『紀事志』，其下有紀事一門；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雜類志』，其下有紀聞、祥異兩門。

與刻本相比，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鈔本《重修昭化縣志》主要有如下特點：

（一）此鈔本卷首目次與刻本不同。刻本縣志先載道光乙巳張紹齡《重修昭化縣志原序》，其後接乾隆間李元《昭化縣志原序》，再後依次為同治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道光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昭化縣志原修姓氏》、《復修昭化縣志序》。而鈔本志書則不同，將曾寅光《復修昭化縣志序》放到了李元《昭化縣志原序》之後。此外，鈔本還將同治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放於纂修姓氏表之後。

（二）此鈔本實際卷數與刻本不同。雖然鈔本於卷首目錄中亦寫作四十八卷，但正文實為四十九卷。所多者為卷四十二『人物志』之『隱逸』門後另列卷四十三『義夫』門。此門所載僅一人，『雷興儒，年十七，娶妻吳氏，至二十四歲而妻歿。遺二子養健、養益，守義不變，誓不續弦，以訓蒙為業，孫襄舉附貢生。鄰里咸稱其義，以為品行端方之報。』此卷之後，卷數遞增，直至卷四十九。而四十九卷之後，再無刻本中所附跋文。

（三）此鈔本書風與刻本近似，每半葉行數、每行字數亦同。另外，刻本、鈔本均有避康熙、乾隆、道光帝諱，